

半年前，一位在洛杉矶一家旅行社工作的郑州老乡，到圣迭戈我们那玩时，说国内到美国旅游的人，特别好买保健品葡萄籽。我问葡萄籽有什么作用？他说是抗衰老的。我心想，自然规律岂能抗得住，不过是心理作用吧！

可是二女儿出于孝心，却给我买来了。那是去考斯科大商场买东西时，她到陈列保健品的货架上找到了葡萄籽，看看说明，就买了几瓶，回到家就放到吃饭桌旁的案台上，让我和她母亲，在吃饭时拿出一粒，随着喝汤吃下去。瓶上的英文介绍，我看不懂，女儿说，是抗细胞氧化，防止衰老的。也许真的有点怕衰老吧，于是每天吃两粒，我很少忘过。为了不至间断，这次回国时还带了十几瓶。

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葡萄籽，送给朋友的一瓶，却引发出了一件极为感人的事。

回到郑州后，我就给几位老朋友打电话。首先想到的是老刘（他不让我提名字），我最敬重他，这不仅是因为他年岁比我长，水平比我高，更重要的是他对重病老伴的那种深情的爱。他老伴原来也是早期郑州日报的记者，是报社为数不多的骨干记者之一。不料50多岁时中风病瘫。从这年元月，日日夜夜，老刘就几乎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，其辛苦劳累，是难以尽述的。由于护理得好，患同样病的人，甚至远没有她的病重，一个不几年就去世了。据说，在她陈家好几代的亲人中，还没有活到八十高龄的人，而她，尽管得了重病，至今已80多岁了，

成为家族中最长寿的人。出现这样的奇迹，应该说这是多亏了她有老刘这么好的丈夫。她在郑州的一些老同学，每次相聚提起这事，都非常感激老刘，说要不是他护理得好，她们早已没有有了这位老同学。

在美国我曾多次给他打长途电话，总是没有人接。后来知道了他的手机号才和他通上话。他说他搬家了。我问他怎么又搬家了？他说新搬

了夏季，老刘下楼来接我们，已穿短袖衫了。那是一件化纤的浅灰色针织夏威夷衫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流行过一阵，我也买过一件，它滑溜，软不支架，在太阳下还灼热，早已被淘汰了。老刘至今居然还在穿它，看来，他对自己的生活，实在是无力也无心去关心。不过，他清瘦的身架，不讲究的衣着，文质彬彬的形象，倒给人以道骨仙风之感。

床头旁边的桌子上，放有几瓶药，老刘每天亲自为她配药，化成水，设法让她服下去。喂了药后，他还要守着，观察她的反应，要非常细心，才能看出她对药物是否适应。

走出病人卧室，我们告辞老刘。他的时间是不能多占的。

我给他一瓶葡萄籽，说是抗衰老的，我觉得他不需要。回到家后，忽然想起忘告诉葡萄籽怎样服用了。我正要给老刘打电话，他的电话却打来了，正是问的此事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他让老伴服用了。我说，她怎么没吃呢？他说是难，整粒不行，碎块也不行，只能化成水，用鼻饲办法喂。我说，何必这样作难呢，她病成那样，需要的已经不是什么抗衰老的保健品了。我拿去是让你吃的，我看你很有需要。他说，这是好药，让她服用吧，或许能起作用。

没有想到这瓶葡萄籽，给了他一线希望。我非常感动，同时也懊悔，不该说他老伴服这保健品没有用的话，这会伤他心的。

老刘对妻子的爱，60多年来始终如一，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，不管她的病情有多重，他都全身心地去爱她。因此，把他对病妻的细心护理，仅仅理解成义不容辞，显然是不够的。假如他的健康可以分一半给他病重的老伴的话，我相信老刘会毫不犹豫地。

我真希望这瓶葡萄籽能有神奇的作用，哪怕能让病妻对守护在身旁的丈夫，张一张嘴，眨一眨眼睛也行啊！

玄机就在这里，既然皇帝只管打钩，名字太多，又记不住，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，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，等过段时间，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，就再往下放，周而复始，皇帝不批，就不能杀，就在牢里住着，反正管吃管住，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，吃顿团圆饭，不亦乐乎。

而能干这件事的，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，而且这事没啥风险，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，又没拿走，皇帝发现也没话说。

但这事也不容易，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，大都是司礼监，能混到司礼监的，都不是凡人，很难攀上关系，且收费也很贵，就算买通了，万一哪天他忘了，或是下去了，该杀还是得杀。

无论费多大功夫，能保住命，还是值得的。
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，比如崇祯，工作干劲极大，喜欢打钩，一钩全钩完，且记忆性极好，又比较讨厌太监，遇到这种皇帝，就别再指望了。

综上所述，在明代，要干掉一个人，是很难的。

之所以说这么多，得出这个结论，只是要告诉你，袁崇焕的行为，有多么严重。

杀个老百姓，都要皇帝复核，握有重兵，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，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，连个报告都没有。

仅此一条，即可处死袁崇焕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此时已有传言，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，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。

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，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，他要投敌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。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只能说他在太有个性了。

在朝廷里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。

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等来的，却是一份嘉奖。

崇祯二年(1629)六月十八日，崇祯下令，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，目无法纪，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，没有防卫过当，加以奖励。

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，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。

他是这样说的，不是这样想的。按照史料的说法，听说此事后，崇祯“惊惶不已”。

惊惶是肯定的，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，结果这人一上来，啥都没整，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，脑袋进水了不成？

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，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：你人杀了，就是骂你，他也活不了，索性骂他几句，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，没问题。

袁崇焕非常高兴，杀人还杀出好了，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，但他并不清楚，他可以越权，可以妄为，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。

这个条件的名字，叫做办事。

要当督师，可以，要取消巡抚，可以，辽东你说了算，可以，杀掉毛文龙，也可以，但前提是条件，你得办事，平不

了嘛，就办你。

袁崇焕很清楚这点，但毕竟还有五年，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，慢慢来。

但两个月后，一个人的一次举动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人不是故意的。

崇祯二年(1629)十月，皇太极准备进攻。

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，狼狽而归，但现实是严峻的，上次抢回来的东西，都用得差不多，又没有再生能力，不抢不行啊。

可问题是，关宁防线实在过硬，连他爹算在内，都去了两次了，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。

皇太极进攻的消息，袁崇焕听到过风声，一点不慌。

北京，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，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，把这道口子一堵，鬼都进不来，所以袁崇焕很安心。

关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——不通过关宁防线。

中国这么大，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，飞不了，却可以绕路。

辽东没法走，那就绕吧，绕到蒙古，从那儿进去，没辙了吧。

就这样，皇太极率十万军队(包括蒙古部落)，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。

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，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，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，跑了半个多月，从辽东跑到辽西，再到蒙古。

蒙古边界没有坚城，没有大炮，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，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，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。

仓景愉(1815—1881年)，字静则，祖籍中牟县城东25里仓家寨。清代仓家一门人才辈出，县级以上官员，名人雅士达10多位，为当时中牟境出人物较多的村庄之一。

仓景愉生于清嘉靖20年，原名景恬，后为避光绪帝(载活)讳改仓景愉。曾

请撰写《重修书院碑记》，并载入中牟同治《中牟县志》。同治十年，叶县知县欧阳霖邀请大梁书院主讲仓景愉总纂《叶县志》，越三月完稿。此时景愉以学识、书法誉贯中州。

咸丰至同治年间，捻军转战河南攻巩县，知县弃城而逃。康百万应魁率子孙和乡民，在

祖仓圣脉为乾隆朝翰林院武英殿总校官，祖思震为太常博士，父兆彬捐知县。其父精诗文善书法，景愉少年时期得到家庭好的熏陶，加之聪敏好学，成绩优异。道光十八年(1938年)，23岁即高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后改授编修。因文才出众，出京调任湖北正教官，又历任湖南按察使加布政使司衔和云南布政使。晚年从官位告退还乡，又被特聘为开封府大梁书院(当时河南最高学府)主讲。

同治九年(1870年)，受知县吴若粮特

康家庄园南五圣顶筑金谷寨抵抗捻军，捻军久攻不下而退去。一时间河南官绅和书法名家为其撰文赞颂，仓景愉也在应约书诗一首。诗文曰：大河南北莽烽烟，仗义如君众口传。豪气足登游侠传，余生惨历劫灰年。誓师忆苦孤孤愤，危局心酸策万全。金谷中峰寨前月，家家骨肉照团圆。至今仍与其他诗碑镶嵌在康百万庄园石屏窟的墙壁上，是后人研究仓氏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。景愉书宗额真卿，河南博物馆藏有其作品。

仓景愉 姚瑞红

《爸爸的亲自游戏书》 李俐萍

毫无疑问，没有游戏就没有童年，因为玩游戏是最适合儿童的认知方式和娱乐方式，玩游戏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和成长的过程，其意义犹如在孩子的心理埋下创造的种子和幸福的种子。玩游戏是需要伙伴的，对于



雪域国图

刘大洪

“毛病”溯源

陈永坤 “你的毛病也要改一改”，“这只表时走时停，一定是哪儿出了毛病。”“这‘毛病’的意思是‘缺点’、‘问题’。但缺点，问题为什么称‘毛病’？它同‘毛’有什么关系？”原来，“毛病”本不是指人，而是指马。古人看马好不好，要看毛如何。徐咸《相马书》说：“马旋毛者，善旋五，恶旋十四。所谓毛病最为害者也。”意思是说马身上的旋毛儿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毛旋儿的位置生得不好，就是“毛病”，对主人会有妨害。王良“百一歌”也说：“毛病深知害，妨人不在占”(大意是：要知道马的旋毛生得不好害处最大，不用占卜就知道它会妨害主人)。后来，“毛病”由专指马扩大到其他事物，凡是有缺点或有妨害、有损害的地方，都可称为毛病了。

算盘精，当然是盘算钱的。他肚里吃把算盘，每时每刻都在盘算，别让自己吃亏。比如银行存款。每当银行利率上调的时候，他都要把存单拿出来，赶紧兑换成新的存单，撵上刚刚增长的利息。如果，银行的小妮儿们敢不耐烦，他就会磨叨到天黑。他顶瞧不起银行的小妮儿了，只会用电脑，只会用计算器，就是不会用算盘，更不会口算、心算。在他看来，算加法，口算、心算比什么都快，可小妮儿们非得用计算器和电脑，真是笑死人了。

说得对，算盘精是个永远算加法的人。几十年都是这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用加法得到了自己的小康生活。

当然，人生不可能只算加法，加减乘除都要算。比如，儿子结婚这件事，在他看来，就是减法，甚至是除法。因为，结婚毕竟要花很多钱。这对他来说，真是比割肉还要疼痛的事。他也不敢不承认，人是逃脱不了减法和除法的。不过，财富的积累，在于理财。有道是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

儿子的婚期如约而至了。

算盘精做了精心盘算，婚礼的大事小情，统统在心里盘算了一遍。总要摆婚宴吧，总要请客喝酒吃饭吧。算盘精有自己的小九九，男女老少的酒量和饭量是不一样的。男人、女人都喝酒的或不喝酒的，喝酒的有啤酒的、喝啤酒的、喝葡萄酒的……经过一番拉拔，算盘精开列了一份名单。他叮嘱有关人员，严格控制名单分桌排

座，因人而异，将浪费降低到极限。是的，婚礼浪费也是浪费，也属于极大的犯罪。

安排妥当，算盘精就坐在大厅里喝水了。当然，是喝白开水。喝白开水，不花钱。如果，酒店小姐问你喝什么茶？你千万别回答，你千万不要说喝什么茶。你一说喝茶，你就上当了，结账的时候，就要收你的茶水钱了。这个，算盘精是知道的。就是不喝茶，就是喝白开水，小姐拿你没办法。

喜客们一个个来到了，向算盘精道喜，恭喜他儿子新婚之喜。

喜客们落座后，小姐就开始上菜了。凉菜、热菜、素菜、荤菜，摆了满满一桌子，特别生动，把人们的馋虫都给勾出来了。有人就垂涎三尺了，想叨一筷子先尝尝。可是，找不到筷子。

餐桌竟然没摆筷子。于是，人们就质问小姐，为什么不摆筷子？小姐笑笑，朝算盘精那里努努嘴。人们把目光投过去，看见算盘精的面前码着一堆筷子。

呵呵呵，婚宴不开始，他就不发筷子！

算盘精啊算盘精，你可真精明，精明到孙子辈儿了。

当然，人们也理解他，他是算盘精嘛。婚宴不开始，就是不能发筷子。万一有人先叨了怎么办，叨得乱七八糟了怎么办？总之，要一刀切，要集中发筷子。这样的话，就不怕有人多吃多占了。婚宴总有婚宴的底线嘛，控制不住底线，算盘精就不叫算盘精了。



硕果(国画) 赵启江

《爸爸的亲自游戏书》 李俐萍

毫无疑问，没有游戏就没有童年，因为玩游戏是最适合儿童的认知方式和娱乐方式，玩游戏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和成长的过程，其意义犹如在孩子的心理埋下创造的种子和幸福的种子。玩游戏是需要伙伴的，对于

年幼的孩子来说，父亲是最有魅力的游戏伙伴。然而，与孩子一起玩快乐而睿智的游戏并非易事，这正是《爸爸的亲自游戏书》一书的独特价值所在。

韩国玩耍教育专家，韩国官方电视台SBS中“我们的孩子变了”的嘉宾权五珍将自己近十年的做游戏经验集中整理，写出了

本书。他想要传播这样一个理念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是人生的幸福时刻，它也会为我们今后的人生带来幸福的回报。爸爸和孩子可以按照书中既定的游戏来进行常规阅读，也可以随机根据游戏内容和难易程度自己设计一些探索游戏，我们建议爸爸先通过浏览插图对本书大致有一个了解后，从第一章慢慢读起，并且一边读，一边认真做书中的游戏。

婚礼的礼炮终于炸响了。隆重而简朴的仪式后，算盘精示意，可以发筷子了。小姐们得令，抓过筷子，在喜客中间穿梭。

但有三桌，算盘精决定暂不发筷子。因为，这三桌，人没有坐满。每桌该坐10个人的。可这三桌，分别坐了7、8、7个人，共22个人。那么，坐两桌好了，退掉一桌好了。差8个人没来，没来就更好，省一桌更好！

这三桌的22个人，还是顾全大局的，还是很给面子的。他们嘻嘻哈哈，凑成了两桌。

婚礼过后，这22个人，就变成了22只小喇叭，把这件事广播了出去，吹了出去。这22个人，痛痛快快地过了把嘴瘾。人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把这件事当作笑料炒了，炒来炒去，炒得人皆知。

算盘精不知道人们怎样在背后用唾沫淹他。即便知道了，也无所谓。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他要把喜金一笔笔登记入账，以便弄清楚，哪些是人家还他的，哪些是他以后要还人家的。按说，这不是什么累活儿。可是，算盘精却做得很累。因为，他使用了前后10年的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指数。他用这两大指数测算、分析着前后20年的个人得失。他咋能不累呢？咋能不呕心沥血呢？

算盘精累倒了。

也不知道是啥病，肚子又胀又痛，屙不下来产品。儿子要送他去医院。他舍不得花钱，怕上医院挨宰。他坚决不去医院。

知夫莫若妻。老伴切了半个萝卜，熬了萝卜汤，给他喝，让他通通气，估计有啥东西把大肠堵住了。

喝下萝卜汤，算盘精“咚咚”地放了几个响屁。随着响屁落地，几粒算盘珠子，蹦出了肛门。

于卓然心中一凛！怎么了，父母离婚了？轻轻靠过去，只听见爸爸说：“你年后就赶紧办去美国的手续，我也加紧找人帮忙，联系然然的学校，你们俩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
“爸，赵琳苦衷地说，‘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，但他毕竟是然的父亲，要不要……’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要不要通知他一声？”

“你不要糊涂！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：“省里既然下了决心要查他，你通知他，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于志德，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，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？要不是你对他心念念，要不是他是然的父亲，要不是我们顾着这点脸面，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，现在正好，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“爸，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？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，“可他万一要是被抓了进去，我怎么面对然然？”

“我让你赶紧带然然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琳的父亲压低了声音，“不要让她知道她父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想着志德，你……你真是糊涂啊！”

“爸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带着志德一起跑？”

“什么？”赵琳的父亲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在地下，“你是不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要毁了然然和这个家！我看你才是色令智昏！”

“我是怕我不通知志德一声，太对不起他，”赵琳压低了声音，说：“将来然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我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”

“他留在晶通，就算有天大的问题，有国法有党纪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厚着脸皮，去求求情，再说他就算坐牢，然然也没有失去父亲啊，他还可以改造嘛。可是如果他逃到了国外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那然然这一辈子，都不会再有父亲了。”

“爸爸，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不是怕他坐牢，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！”

于卓然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，耳朵里满是“嗡嗡”的喇叭声。爸爸不知道此事真相，我该怎么办……

今天离春节只剩下三天了，赛思中国却遭遇了自何乘风接任大中华区总裁以来，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，何乘风上周末从美国归来，过了一个周六、一个周日，周一清晨，雷小锋向何乘风递交了辞职信，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，一封通告所有员工的邮件以何乘风的口吻发到了每个人的邮箱里。

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雷小锋已

于卓然心中一凛！怎么了，父母离婚了？轻轻靠过去，只听见爸爸说：“你年后就赶紧办去美国的手续，我也加紧找人帮忙，联系然然的学校，你们俩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
“爸，赵琳苦衷地说，‘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，但他毕竟是然的父亲，要不要……’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要不要通知他一声？”

“你不要糊涂！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：“省里既然下了决心要查他，你通知他，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于志德，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，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？要不是你对他心念念，要不是他是然的父亲，要不是我们顾着这点脸面，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，现在正好，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“爸，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？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，“可他万一要是被抓了进去，我怎么面对然然？”

“我让你赶紧带然然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琳的父亲压低了声音，“不要让她知道她父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想着志德，你……你真是糊涂啊！”

“爸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带着志德一起跑？”

“什么？”赵琳的父亲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在地下，“你是不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要毁了然然和这个家！我看你才是色令智昏！”

“我是怕我不通知志德一声，太对不起他，”赵琳压低了声音，说：“将来然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我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”

“他留在晶通，就算有天大的问题，有国法有党纪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厚着脸皮，去求求情，再说他就算坐牢，然然也没有失去父亲啊，他还可以改造嘛。可是如果他逃到了国外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那然然这一辈子，都不会再有父亲了。”

“爸爸，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不是怕他坐牢，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！”

于卓然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，耳朵里满是“嗡嗡”的喇叭声。爸爸不知道此事真相，我该怎么办……

今天离春节只剩下三天了，赛思中国却遭遇了自何乘风接任大中华区总裁以来，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，何乘风上周末从美国归来，过了一个周六、一个周日，周一清晨，雷小锋向何乘风递交了辞职信，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，一封通告所有员工的邮件以何乘风的口吻发到了每个人的邮箱里。

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雷小锋已

经决定离开赛思中国，寻求个人的职业发展，雷小锋在赛思中国工作期间，取得了许多优秀的业绩，我代表公司向他表示感谢，并希望他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，诸事顺利，一切好过。

乔莉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当初何乘风一手提拔雷小锋当大项目总管，暗地里又似乎通过销售部挑起雷小锋与市场部不和，在乔莉看来，这种不和应该是针对市场和施蒂夫的，怎么会把雷小锋扯下马，让他离开公司呢？难道是何总没有保住他，抑或是何总不想保他？市场部都做了什么小动作？

中午时分，乔莉拿着饭卡去食堂吃午餐，薇薇安与翠西意气风发地坐在食堂里，刘明达灰头丧气地坐在一个小角落里，便端着饭走了过去，刘明达抬头见她，脸色一白。乔莉坐下来问：“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

“雷总走了，”刘明达窝着一口气，说，“公司太黑了，说几句话就逼着人走，太黑了！”

“他不是为了自己职业发展的吗？”乔莉轻声问道。

“不是的，是何总回来让他走的，”刘明达也压低了声音，“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话，说以后我要千万注意，不要得罪市场部的人，现在连何总也惹不起他们。雷总说，要不是何总在晶通当面解释了很多事情，现在走的就不是雷总了，而是何总本人，反正雷总也挺难过的，觉得连累了他。”

乔莉皱起了眉头：“他这么容易答应辞职？”

“公司的补偿不错，”刘明达说，“何总还答应他留任其他公司的职位。唉，幸亏跟了个好老板，不然雷总就惨了。”他看着乔莉严肃的模样，说：“安妮，以后你也多让着点市场部的人，千万别得罪他们，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”

乔莉心中冷冷一笑，何乘风真的是个好老板吗？

“唉，雷总走了，新上任的陈总都没有和他说过话，”刘明达继续唠叨着，“也不知道他能在位子上坐几天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只是技术吃饭，公司再怎么变，也得用我们。反正啊，我们这些当小兵的注意一点就完了。”

乔莉点了点头。

乔莉来到陆帆办公室门前，敲了敲门。“进来。”陆帆在门内说了一声，乔莉走了进去。陆帆说：“安妮，有事吗？”